

濁社十年、卓然有成

作者：何明修

從二零一一年開始，我擔任起台大濁水溪社的「指導老師」，其實這個職位聽起來就是怪裡怪氣、不倫不類的。高年級的大學生都可以投票選總統，決定國家的前途，為何他們的課外活動還需要「長輩的指導」？我猜想，發明這套制度的行政人員只是需要一位「保姆」，擔保學生社團不會做出什麼驚世駭俗、聳人聽聞的舉動。在這四年多的期間，我發現原來「指導老師」的實際作用比較像是橡皮圖章，課外活動組經常寫電子郵件給我，告知某些即將舉辦的社團活動，而我的作法就是立即回覆「同意」這兩個字。學術界有些人處理電子郵件的速度很慢，或是經常忘了回覆，我認為自己對於濁社最大的協助，就是橡皮圖章很快就蓋下去。在此我可以拍胸脯掛保證，如果社團活動的申請案有延遲，那肯定不是我的問題。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特意找了一下以往的電子郵件記錄，濁社近年來辦了很多場關於轉型正義、白色恐怖、左翼運動、原住民等的活動。我相信，這些具有批判性的議題肯定會開啟許多參與同學的知識視野，讓他們看到長期以來保守政黨、主流媒體所不願意面對的真相。基本上，我認為

學生的社團活動很可能比教師的課堂授課更具有啟發性，無論再怎麼具有巧思的教學設計，修課最後一定會有個分數，而評分的規則就意味著了一定程度的權威性，這是與自由學習的原則背道而馳。我個人的經驗也是如此，若不是當初在大陸社參與了讀書小組的活動，念了《威權與獨裁的社會起源》、《馬恩選集》、以及一些本土的政治社會學著作，我大概也不會拋棄原來的外文系，來投靠社會學。事後來想，台大學生真的是享有許多其他學校所沒有的優勢，包括濁社在內的這些異議性社團，有辦法可以安排出一系列具有高度啟發性的活動，的確是滿足一些無法在正式課程獲得知識飽足感的同學。

第一代的濁水溪社是成立於八〇年代，原來主要是關切農業議題，後來就倒社了。濁社二〇零是在二零零五年登場，只是因為援用舊有的社團名稱，技術上就是被稱為「復社」。新的濁社以「意識本土，關照社會」為宗旨，自我定位為了校園的台獨運動團體。回到當初十年前的歷史脈絡，台獨運動並沒因為民進黨執政而獲得更廣大的社會支持。相反地，因為陳水扁總統親信與家人一系列的醜聞，引發二零零六年的紅衫軍抗爭，民進黨政權深陷嚴重的政治風暴。在那時民進黨的危機處理方式，反而是將台獨的神主牌當成擋箭牌，扁朝末期一系列的「追殺十一寇」、正名運動，甚至宣稱「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的問題」，結果是讓「台獨運動」顯得惡名昭彰。也因此，曾有一段期間，許多學生運動參與者連昭然若揭的「中國因素」都不願意提。在二零零八年野草莓運動中，明明因為中國特使來台所帶來的台北街頭局部戒嚴，但是運動者卻選擇將焦點放在集遊法問題。一直到二零一二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國因素」才正式成為抗爭現場會出現的語彙。也因此，等到二零一四、一五、一六太陽花運動登場，才有一堆學生穿著「台獨流行ing」，在四月七日的鄭南榕殉道日，更有許多運動幹部在立法院高喊「我是XXX，我主張台灣獨立」。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台灣人」的認同（相對於「中國人」、「兩者都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從二零零零年的二六·九％提升為二零零七年的四二·七％，增加了六·八％。然而，等到國民黨班師回朝，「台灣人」的認同卻在二零一四年提升至六零·六％，足足成長了一六·九％。從這項調查來看，網路流傳的「馬英九是台獨總召集人」的講法似乎是有某種道理。本土認同的成長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二零零八年之後國民黨政府暴衝而失控的兩岸政策，使得許多人感受到被立即統一的威脅感，但是此外，我認為也有部分原因是於新世代年輕人的世界觀。對他們而言，台灣不只是家園，也是自己的國家，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這樣基於既有生活方式的「新台獨主義」，與以往堅持要「改國旗、改國號、說台語」的舊台獨運動有明顯不同，這即是所謂的「天然獨」。

在如今，本土認同已經成為穩固的主流民意，不再是執政者可以操弄或扭轉的社會趨勢，因此像用非法的「課綱微調」來復辟大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手段，無異是大開歷史倒車，最後也將是徒勞無益。在當下，需要更注意的是如何使得台獨運動避免帶來不寬容少數群體，甚至帶來強制同質化的後果。台獨就是一種民族主義運動，然而任何追求反壓迫的民族解放都是具有其充滿危險的誘惑，一旦民族之間的對立被視為最首要的關鍵，也就容易忽略其他領域與層次的「不正義」，甚至本身成為新的壓迫源頭。

如果從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算起，獨立建國的主張曾經對抗過日本殖民主義、戰後國民主黨的新殖民主義，以及目前的中國霸權。在如今，我認為為每一個自重的台獨運動者應該認真自我檢視，是否執著在獨立建國的意念時，輕忽或踐踏了公平正義、普世人權與尊重多元的原則？如果說，台灣完全正常化，真正成為了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但是卻又延續了舊社會的族群、階級、區域、性別、性傾向等各方面的歧視，那麼這個國家有那麼令人期待嗎？這就這一點而言，濁社所揭櫫的「意識本土，關照社會」具有特殊意涵。除非我們能真正關照到各種的社會不正義，我們所意識的「本土」才會有進步性的意義。

我期待，在下一個十年，台大濁水溪社將會用更批判的視野與更勇敢的探索，來思考連結「社會」與「本土」的實踐樣態。



作者介紹：

何明修，一九七三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濁水溪社現任指導老師，目前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